

焖乌菱

□陆继枬

暑热渐消,秋来了。我应邀去青浦赏秋,风和日丽、阳光明媚。远处池塘有人或坐在盆中划水或穿着防水衣裤,站在齐腰深的水中来回走动。他们俯身时不时用手翻起菱叶茎蔓,随手采摘肥硕的新鲜菱角。原来是又到采菱、食菱季了。

菱是我国原生植物,数千年来经人工培育已形成许多品种,例如以角分,可分为无角、双角、三角、四角等。按颜色则可分为红菱、绿菱、乌菱等。有的菱适合当水果生吃,有的菱适合烹饪当菜吃。有的菱适合焖、蒸,当零食甚至当饭吃。

菱角和荸荠、茭白、莲藕、水芹、芡实、莼菜并称为“水八仙”。 秋来菱角香,药食两用俱为佳,菱也是一味良药。中医认为,菱角性味甘、凉,生食清暑解热、除烦止渴;熟食健脾益气,止消渴,解酒毒。菱角成熟上市的季节,便是每年的中秋之际。江南人过中秋,素来有吃菱角的应景习俗。

随着车轮转动,菱塘渐渐消失,但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一段尘封甲子

的往事。

1963年初冬,尽管国家给高校

学生粮食定量较高,但是伙食中油水不足,而我们正是长身子的毛头小伙子,晚自修后回到宿舍难免饥肠辘辘。倚躺在床铺后,此时就是睡前夜点心时刻。大家各显神通,有人拿出了炒麦粉,挖上几匙,然后喝些水咽下。农村来的同学则有时会拿出炒熟的硬蚕豆或黄豆,咬得嘎嘣响。而上海同学则拿出点心,其中本人较喜欢的点心是耐饥易储存的甜、咸麻花和油炸糖糕。但许多时候大家是啃食早餐时省下的糖精馒头。

一天突然发现宿舍外水果店飘出一股久违的香气,原来店主不知从哪里搞来几麻袋老菱,支起一个大煤炉,焖熟了一大锅,用棉被裹着保温。得知不需凭证,同学们赶紧掏钱购买。那时根本没有塑料袋,小商小铺都用旧报纸糊成的包装袋。因焖热的老菱比较干燥,如水煮的老菱,纸袋早就洇破了,大家高高兴兴每人捧着一袋热乎乎的老菱回到宿舍。我的床在上铺,爬上去坐在被子上,在被子上铺了一张旧报纸。然后取出一只焖菱,利索地咬掉二只弯角,撕掉菱壳,剥出淡

红色的菱肉,稍加咀嚼后一口焖下,真正是焖老菱了!就这样吃了几个老菱后,不再狼吞虎咽。拿起一个老菱仔细端详,黑中带紫的老菱酷似元宝,但弯曲的双角如同牛的犄角或蝙蝠的翅膀,似乎手中握了一个微型牛头或蝙蝠。观赏后用手掰断菱的双角,用牙在菱角上咬出一个小口子,小心剥开菱壳,这样一个完美的菱元宝就到手了。把玩一会后、放在嘴里慢慢咀嚼,细细品尝,又粉又糯还有一股栗子的香甜,这是用风干后经规范操作焖熟的正宗老乌菱。想不到门口不起眼的小店能有如此美食。吃完一袋老菱,齿颊留香、回味无穷!如此我们上晚自修时的心情就不淡定了,每天总惦记着热乎乎的焖乌菱,唯恐去晚了,买不到。然而几天后,小店进不到风干老菱,美食不再,我们睡前零食又恢复以糖精馒头为主了。

现在市场上物资丰富、各种食品都能买到,但是水果店、超市不进菱角了。夏秋季在农贸市场可买到新鲜菱角,秋冬季却难觅焖菱踪迹。白驹过隙,时光荏苒,甲子易过,何日再尝焖乌菱?

退休生活

□陈梅芳

我退休至今已有二十年。这二十年,我是在党的关怀和教育中度过

的。退休后有大把的空余时间,决定要做以前想做而没有做成的事。我从小就喜欢音乐,于是就报名参加

了石化街道社区学校电子琴学习班。在电子琴学习班里,我不仅认识了五线谱,还知道了旋律、和弦,懂得了大调和小调的区别,学会了连奏和断奏。通过自己的勤学苦练,几年下来,终于打下了电子琴弹奏的良好基础。

年轻时,我就喜欢沪剧。2014年,区老年大学成立了,我第一批报名参加

了沪剧研修班。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,我的沪剧演唱水平有了显著提高,不仅能唱,而且还能唱出沪剧特有的委婉柔和韵味。由此,我被沪剧研修班老师多次推荐在年终汇报演出中上台表演。我还多次在街道侨联联欢会上表演《办喜事》等沪剧唱段。

老年大学学习,不仅培养了我的兴趣和爱好,陶冶了我的情操,更让我的退休生活变得多姿多彩。退休后,我到过世界上十几个国家。旅游开阔了眼界,增加了阅历。

岁月可以沉淀、升华美好的回忆。我爱好文学,进入古稀之年后,总想把以往的事,用文字记录下来。2018年,我有幸进入了上海石化街道夕照明文学社,里面的文友大多是石化地区的文学爱好者。我在他们的帮助和指导下,陆续写了好些文章,多次荣获过市级和区级的奖项。

小时候,家里生活很艰苦,但我的求知欲很强,读书刻苦努力,有一股永不服输的劲。由于自己的勤奋好学,最终考入上海师范大学。时光斑驳了流年,岁月沧桑了我的容颜,但是回首自己退休后走过的路,没有遗憾!我啊,还是曾经的那个少年。



东坡赤壁游 (国画) 商京兰



师恩难忘 (剪纸) 杨红兵



本期《红色征途》栏目讲述铜梁剿匪记——离休干部陈殊的革命故事,欢迎扫码阅读和点播。



“飞虎”老兵

□王顺林

最近,我在与金山民间收藏家缪时方的交流过程中得知,他又有新发现,从收藏到的一份新中国成立前的“空军总司令部请奖事绩表”中,发现一位鲜为人知的抗战时期枫泾籍“飞虎队”飞行员。

在研究这份“请奖事绩表”的过程中,排在第一位的是“空军第五大队二十七中队队付郁功城,29岁。籍贯浙江嘉善,请奖事项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七日长沙空战……

郁氏家族,是枫泾名门望族之一,枫泾南镇又曾属于嘉善管辖。

经缪时方前期研究,郁功城,1920年生于枫泾,1934年入学嘉兴秀州中学,初中乙班,1935年转入甲班。后

参军去航校,空军官校第十一期,曾去苏联接受飞行训练。抗战时期,参加过武汉保卫战、长衡空战等多次空战,击落日机数架,其所驾飞机也被日军击落,跳伞并受伤。

为了收集有关郁功城先生的资料,缪时方又专访郁功城在金山的亲属。据其亲属回忆,郁功城后为台“三军大学”教授、少将,这与1993版《枫泾镇志》记载吻合。

20世纪80年代后期,郁功城曾回枫泾探亲。

缪时方的收藏新发现,给金山文史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。

抗战时期的中国空军五大队,曾在陈纳德将军的指挥下抗击日军。

1941年7月至8月,陈纳德将军组建“中国空军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”(飞虎队),与中国军民共同抗击日本侵略者。插翅飞虎队徽和鲨鱼头形战飞机首闻名天下,“飞虎队”的绰号在战时鼓舞士气迅速传播。1943年10月,其空军第一,第三,第五大队与美国空军正式编组混合大队。航空队正式成立后,中国空军和美国第14航空队协同作战。由美国第14航空队司令兼中国空军参谋长陈纳德任队长,徐焕升任副队长。

缪时方的收藏发现,对进一步挖掘研究这位枫泾籍的“飞虎队”队员,意义重大,更多的史料还需进一步的收集与挖掘。